

往/事/回/首

夏夜听故事



梁锐

重庆的夏天热,这事一点都不新鲜。上个世纪60年代,没有电扇,更莫说空调,重庆的夏夜让人又痛又爱。爱它别有情趣;痛它实在难挨。但作为那时候连打雷都难醒的孩子,我却只记下了那些夏夜的温馨与美妙。

傍晚,那顿晚饭以最没味觉、最不挑食的理性与速度,被我们一帮孩子们解决掉。因为离天黑没有多少时间了,接下来还要洗碗、冲澡、洗衣服。洗碗的工作终于被妈妈接手,但洗澡、洗衣总得自己干吧?在公共厕所的淋浴间胡乱地冲一下,换下的脏衣服从三楼厕所窗户对准楼底后门边一方水槽丢下去,下面早有翘首以盼的小伙伴,一个苍蝇跳跃接住。说好今晚他帮我洗衣服,我帮他在楼前坝子里占位子、歇凉、听故事。

看看天边的颜色渐渐深下来,为了节约下楼的时间,我预先把小凳和蒲扇寄放在大门边吴阿姨家里。一算,每层楼有二十步梯坎,这要从三楼下到一楼,一步步靠脚走,得六七十级梯子,太慢!于是双脚夹在楼梯铁扶手上,埋头,匍匐上身,像骑兵天降,“嗖嗖”地就梭到了底楼。

出大门一看,坝子里人已不少:一张崭新的凉席上粗粗细细地摆了一家子;二楼胖小弟白晃晃两腿在童车上踢来踢去,旁边他妈拿着蒲扇扑扑的赶蚊子;吴阿姨端起一盆水,不停往地坝上浇,一盆水倒下去,地上一点儿水也没看到,光看到土夯的地面往上吐泡泡……坝子边上有一片夹竹桃林,那是我们的领地。我占据了最佳的位置,等着王叔叔下楼来,接着给我们讲故事。

院坝里人渐多,泛起一阵嗡嗡声。抬头看夜空,已有淡色的星星忽灭忽亮。等我们差不多坐满半圈的时候,王叔叔出现在大门口。那时的他,应该就三十来岁吧,已经有些发福。他左手端着洗得白净的茶缸,右手摇着女人才用的绢扇,白汗衫下小肚脐一出一进地扇动。

王叔叔是上海人,拖着一腔软软的上海普通话。听说他是几年前随上医西迁至重医的内科医生。我们这栋三层楼的红砖房里住的大多是从上海医学院内迁的教授、医生,他们响应支援“三线建设”的号召,从经济发达的城市,拖家带口地来到山高路不平,暑热虫咬的山城。我当时虽不懂其中的大背景,但着实被他们的西服、领带、“梭梭头”、连衣裙,还有小提琴、集邮册迷得不行。连他们拖着长音,把洗脚洗脸说成“打脚”“打脸”,都觉得透着一股子高级劲儿。

说时,王叔叔已坐在了我们为他安放好的小凳子上,他抿一口茶水,小娟扇一拍大腿:“今天阿拉(我)给依(你)港(讲)一段《武松打虎》!”上海“夹心”普通话,一点不影响他讲话的效果。他把折扇“哗”地一声收在手里,一指一点开了腔:“武松提了哨棒,大踏步走上景阳冈来……走了一阵,酒劲上来,他一手提了哨棒,一边解开了衣服,袒露出胸膛。正要休息,忽听刮过一阵狂风,林子开始哗哗响。武松定睛一看,心想,难道这冈上果真有伤人的大虫?风过后,周围安静下来,正眯上眼睛,突然一阵狂风起处,身后一片树林像醉汉般使劲摇晃,只听乱树背后嘭的一声响,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。”

不知怎的,此时夹竹桃林里也真的起了风,哗哗响,月光下树影乱抖。不知是谁恶作剧地在我背上抓了一

把,我“啊”地一声尖叫,顿觉后背至头皮麻酥酥的凉。见王叔叔仍旧摇头晃脑,慢慢喝茶,完全陶醉在自己的讲述中。他讲:“武松揪住老虎的顶花皮,只几拳就打得那大虫眼、鼻、口、耳流血。又把那打折的半截哨棒对着大虫一阵狠打,直到大虫被打得没了气……”王叔叔还在继续倾情演讲,但我却一直关注着身后夹竹桃林的动静。说来也怪,这片林子平时很安静,今晚咋就抽风似的一阵一阵地大晃?活像景阳冈上的乱树。

故事讲完,月近中天,乘凉的人也各自回屋。王叔叔一边拍着他的小肚脐,一边笑眯眯地往楼上走,剩下我们一群小孩,在蛙鸣中手忙脚乱地收拾起自己的东西,一溜烟跑得没了人影。只听见黑灯瞎火的楼道里响起我们一声追一声的大呼小叫……

那个夏天,每个晚上的院坝乘凉都是我们的天堂神游,每当王叔叔出现在红房子的大门口,就仿佛是神灵驾到,王叔叔也在我们的欢呼声中得意地满脸放光。

——他给我们讲《荆轲刺秦王》: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返”。是我知道的早于“床前明月光”的最美的诗句。让成年后的我只要一吟诵,就满身吹过那夜的热风,满脑都是那夜被点燃的悲壮。

——他给我们讲《孙悟空三借芭蕉扇》,忠诚、超能又个性十足的孙悟空令我们心生敬佩。每个人轮流以孙悟空自居,拿起大蒲扇对着讲故事的和听故事的一阵猛扇,仿佛让我们真的快意并凉爽着,一下子走出了炙热的火焰山。

——他给我们讲嫦娥、桂花树、玉兔,让我朦胧地体会到永远的寂寞有多远,凄凉的美丽有多美!月亮里的那些阴影,在我的人生中投射下了多少的诗意和浪漫!

——他给我们讲牛郎织女。从那个夏夜开始,我就一直在寻找那条叫银河的河和河两岸叫牛郎织女的星座。也是从那个夏夜开始,我学会了每当行走在坎坷艰难的路上时,总不忘记抬起头来仰望星空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心/香/一/瓣

恩师教我好习惯



张国钦

人生的各个阶段都有特殊的意境,构成整个人生多姿多彩的心路历程。师生情谊,我认为是人生旅途中的珍贵礼物。一路走来,特别要感谢西泉中学(今铜梁二中)的班主任、人生领路人何本德老师。

何老师皮肤白净、个子高挑,时常面带微笑,说话和蔼可亲。班上不少同学都评价他,真是一位可亲可敬的慈祥的“父亲”。1975年7月,我在西泉中学高中毕业时,已是21岁。由于我读初中时已是大龄青年,再加上学习成绩好,是班上的班长,被原铜梁联合小学附设初中甲班的同学们,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推荐我上了西泉中学就读高中。那可是我梦寐以求去求学的地方啊!我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,背着爸爸妈妈赶制的新铺盖卷,风尘仆仆赶到被山林绿树环绕的西泉中学就读。

到西泉中学稳定下来后,就萌发了要到县城去看看的想法。一个星期天,我终于一个人到了县城探访。由于我没有掌握好时间,县城的客车开到河边场就不走了,我只有一路走回学校。在路上走了几个小时我全然不知,反正走回学校时晚自习已经下课了,只有等着挨批评

了!

果然,第二天,何老师把我叫去。到了他的办公室,他示意我坐下。我诚惶诚恐地坐下,他稍稍整理了一下桌上的东西,十分严肃地批评了我:“你昨天晚上自习旷课,影响严重!自开学以来,没有任何同学晚自习旷课!”半晌,我无言以对,等了一会我才回过神来,详细向他讲述了外出探访的经过。

我低着头,偷偷看了看何老师,他好像已经消了怒气,面容和蔼多了。他说:“农村娃,喜欢外面的世界。因为交通不便,虽然晚自习旷课了,可以理解。但是,以后不能再出现旷课的行为了!”

虽然受到严厉的批评,但我十分感谢何本德老师。是他的严格要求,指引我以后走上了一条正确的人生路。当我走上工作岗位后,时刻牢记何老师对我的教诲,凡事都养成了提前到场的好习惯……

何老师已仙逝多年,在第四十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,您的学生向您深深鞠躬,师恩永难忘!

(作者系重庆市新闻传媒作协会员)

诗/绪/纷/飞

那朵云

卢伟

天空飘来的那朵云
请你停一停,你要相信
重庆的璀璨霓虹
比红润的晚霞更迷人
火红翻腾的火锅
与你合奏秋的序曲
热辣滚烫,酣畅淋漓

因为有你而楚楚动人
长江、嘉陵江张开怀抱
与你深情交融
一路向东,心潮澎湃
涌动海枯石烂的脉脉温情
还有那辛勤的农夫
也会因为你的停留
唤醒大地拔节的蜜语

哦,差点忘了告诉你
这里的每一个人
额头流淌的豪爽
从不愁怨每一朵云
留下来吧,云朵
当别的地方对你变得寒凉
重庆正在热恋你
(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)

新/作/者/

看见与看到

王彦

那天,在朋友圈的一张合影里,瞥见了师姐,猛然一惊,好久不见,师姐,是你吗!

是她吧?凝目细看半晌,确认是,但不敢认。绵长的学生生涯,已将她焕然成另一番模样:曾经的媚眼如丝弥散着法国风情的神采,被如今的知性端正温柔慈祥的微笑所替代。在一众学生的拥戴中,她是岁月静好的,是风调雨顺的。

回想当年,我读研,长我一轮的师姐已升博,长长蓬松的卷发挡不住乌黑透亮的眼神,古典柔情的东方韵味中交织着浓烈奔放的西方浪漫,美不自知。她刚学会开车,每周主动开着漂亮的碧绿色小车来接我同去学校。高速路上,她一边认真开车,一边专心聊天,洒脱大方又一本正经的样子,让我这小师妹崇拜无比。

时间果然是小偷啊,一天一天地顺走了些什么,极难察觉。后来,师姐读博后留校任教,我也慢慢消失在她的生活中。单从照片上看,曾经如红莲花一般张扬的她,完完全全收敛成了雍容尔雅的白玉兰,含蓄的短发,得体的套裙,优雅的坐姿,浑身散发出著作等身、桃李芬芳的自得。她已是一个我“不认识”的人了。我从这个“不认识”的人身上“看到”时间的力量。

在英语里,看见(look)和看到(see)的词义是有准确区分的,看见并不一定能看到,就像毫无参照地生活着的我们,睁眼瞎般地以为万物皆为化相,自以为心不动,万物不动,心不变,万物也不会变。然而,看着照片,看着照片中的师姐,犹如电影一样,缓缓在我眼前展现,又渐渐在我身后消隐。我看到,我明白,人与人的相遇,只是一期一会。下一次再见,很难说那皮囊里装着的是同样的灵魂,何况经年未见,谁都受不起时间的推敲,更不必抱有不切实际的念想。人生很长,变数不断,虽然时间带走了很多,但它也帮我们解决了很多,到如今只能与时间为敌也为友。

事实上,时间也给了我们长度,让我们在时光之河中去认识他人,碰撞边界,以便解自身形状,厘清自己认知的匮乏、情感的本能、情绪的铺展……转换了看待时间的角度,人生也就豁然开朗——曾经倍感拖累的东西似乎不再有那么沉重,而原本认为无所谓的东西,因为被认真看到,却变得异常宝贵起来。叹息流光容易把人抛,是件有害无益的事情。何必伤感呢,在有止境的现在,能看到无止境的未来,是件多么荣幸的事情啊。

离我们相识,将近二十年过去了。生涩汹涌的青春终究湮没,在如今这半糖半冰的年纪,她像一棵玉兰缓缓盛开,想必已经长成了她自己心中最美的那棵。

(作者供职于重庆市文联理论研究室)